

吳門治驗錄序

曉瀾學博先生余內弟也。多同筆硯，
時輒見其讀書，少暇即好旁覽。技
藝諸集而與岐黃家言尤為篤嗜。甫
弱冠蜚聲黌序，未三十遂入貢成均。
素負大志，固志以醫事自命也。迨

南北奔馳鎖關困頓年四十卒以明
經秉鐸而歸遂乃絕意功名并心醫
學凡靈素越人以下諸書無不精心
熟玩得其深意每遇宿學名師不
惜虛懷就正求其脉理之精微十餘
年中孜孜不倦每遇一證必刻意

精思寢食俱廢方字平起沈疴醫
名頗噪然皆余得自傳聞者也往余

視學皖江有書吏金氏子瘡後癰瘻

兩載未痊奄奄待斃聞曉瀾至懇求

療治數人舁至公廨曉瀾往視之深

思良久謂余曰此疔猶可起也余問

用何藥則笑而不言隨命劑飲之三
日果杖而能起調理半月竟得精力
如初一時咸以為神明而求治者益及
曉灑遂拂袖去閱數載聞其偶遊吳
門亦以醫事為吳人攀留竟樂此不
疲十數年來活人無算余雖未能盡

刻以廣惠醫林且望讀是編者心知
其意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將所謂小
用則小效大用則大效無所不用則
無所不效者其有功於世豈有涯哉
道光癸未夏日三松居士潘奕雋書



卷之三

七

其意雖同而多變而無一之辭其辭亦
陳以爲意其林其里其吳其越其山其

治世在良法治病求良方此良醫之
功所以侔於良相也軒岐靈樞素問
兩大經其中辨論陰陽五行藏府脉
色與夫病之標本輕重無不悉備漢
淳于意為國工詔問其生平為醫經
驗諸證及所受良方意條列以上古

聖賢仁壽生民之心後先合轍惜乎
究心者之鮮也語曰學醫人費所為
歎也如臯顧曉瀾廣文為北墅侍御
令子學博而品純深究乎天人性命
之故傍及諸子百家罔不探其本而
晰其微溫溫無所試年四十以明經

秉鐸晚而息轍乎吳趨雅不欲以醫
名而戶外乞刀圭者踵相接也其於
病也殆秦越人之洞見垣一方也生
平經驗諸方門弟子筆而錄之凡病
之本與其變用藥之次第製方之精
微及與門弟子之辨論具著於篇余

嘗讀史至華元化傳惜其一卷書之不傳以為後之人病可起而不得受其賜者不知凡幾於曉瀾是刻歎其嘉惠來學無既極也雖然方之經驗可憑病之百出無定書之所及有限心之所逮無窮吾願曉瀾屢刻不一

為目擊然以金氏子例推之不可謂非

信而有徵者矣今門弟子錄其方

案成集欲請付梓而問序於余素

不知醫而傳聞之與目覩實效之與

空言則未嘗不能辨也昔范文正未

發時有不為良相即作良醫之願曉

瀾之居心非即欲補前賢所未及者
耶至其考核之博論症之精用藥之
活吳中人自能嘖嘖不忘更毋庸余之
多贅矣是為序

道光辛巳冬月吳人戴璽梓撰



吳門治驗錄跋

曉瀾先生

潤

內舅父也乾隆乙卯間初識

公於戴紫垣外舅處見其言談丰采迥異

恒儉嗣以淹貫多能爲公卿所重而於醫

事尤津上樂道不棄會家人有卜極無不

指到春回一時求爲原診者絡繹不絕公

曰爲煩攜兩弟子假讀西山潭柘寺兩年

足不入市嘉慶己未間竟以屢困名場秉

鐸南下越數載

潤

言史官出守西蜀側聞

公已棄冷官如敝屣就吳門以濟人十數
丰來活人無算諸及門集其方案成冊欲
付梓公歎未敢自信也僅擇其得心應手
者百餘案每案複設爲問辨以自明其誠
求之心書雖成尚未開雕至道光壬午春
潤復言聞守擢撫平臨司見公於吳門寓
齋鬚眉雖白而言談丰采一如在都中時

出斯冊示

潤

雖未能細玩深思而辨症之

明晰用藥之靈妙令人一目了然已非近

今醫書中所有夫曰公之文章經術僅假

醫以傳侶乎不盡公之所長然得蒙山水

勝地以活人爲務而成其名公已置身神

僊中矣視班之風塵奔走者相去豈可以

道里計耶讀公是書固知福德未可思議

也愚甥俞恒潤謹跋



吳門治驗錄卷一

目錄

王通和坊

便血

徐醋庫巷

吐血

袁儀亭

骨蒸勞嗽

蔡大日輝橋

鬱健忘呆鈍

朱西滙

腸紅氣梗

沈洞庭會館

四肢麻痺

戴通源典

頭痛

王通和坊

牛產

蔣獅子口

痰迷心竅

夏鹽城

肝氣

黃洞庭會館

氣逆昏厥

岳無錫

肝鬱

朱乍浦

風痰顛厥

汪新陽

咳喘